

無痛工程

小虎的祖母沉默，躺在白色病房一隅，病床旁打盹的看護被他們腳步聲驚醒，急忙站起邊整理頭髮。窗戶外頭的光線照射進來，淺淺地像壁紙印了一牆光塊。病房內空調舒適，從窗戶望出去，除了一大片農田之外就是遠方的高架橋。

躺在病床上的老女人像死了，連呼吸都淺淺，只有表情偶有些微變化，一開始他還以為是自己錯覺，但他實驗了一次之後才知道這老女人還活著，如果看護或小虎不在，他根本沒有勇氣和這個老女人共處一室，因為他怕，怕老女人突然坐起身，惡狠狠的盯著他。

今早出發前，他看見小虎連假日都要穿上西裝來見這個躺在病床上的老女人，他們還爲了這件事情有點爭執，原本吵架的話題不是爲了西裝，而是他本來就不喜歡面對或親眼看到這些生離、死別、病痛的畫面。對於醫院，自己能避則避，連舅舅生病母親請他幫忙開車一起去探望，他也只堅持幫忙載母親過去，便將車子停在停車場內自己一人窩在車裡頭抽菸，直到母親從醫院踏出來爲止。返家途中他才安心，覺得離死亡漸遠。

他陪母親去探望過舅舅，舅舅百無聊賴的方正坐在病床上，似乎等誰來，病房裡其他病人與家屬小聲說著話像是竊竊私語，似乎怕大聲一點會讓死神感知這場所。只有舅舅像在等待死神到臨，一見到母親和他便開心大聲對他們招呼著，引起其他人的側目。回程，他問母親舅舅得的是甚麼病，母親說是腸胃方面的疾病，其實他早就知道舅舅得的是甚麼，母親難開口，他也不再問。

他原本拒絕小虎的請求，另一個原因是因爲前一天去健身房做超重的訓練，而身體正處在一種破壞與重建的狀態之中，連微微舉起手都覺得特別痠痛。之前的小峰教練離職，換了個新教練來帶他，屬於激進派的那種，聽他談論政治就有點那種味道。教練幫他加重槓鈴，囑咐他雖然過程會有點不好受，「但是，相信我，成效很快。」他幾乎是咬緊牙根撐著把課程做完。

昨晚睡覺，他覺得自己的身體似乎變得不像自己，所有的肌肉似乎不斷向外崩解，喝了高蛋白和大量水分要把體內的乳酸排除，試著降低不舒服感，身體沉重連呼吸時所牽動到的橫膈膜都痛。他睡得不好，想多睡一點，小虎早起照顧完外頭植物，突然要他陪著去醫院，自己回絕的速度之快連自己都嚇了一跳，小虎開始叨念。

小虎開始說起他悲慘的童年，雙親如何拋棄他、如何把他丟給祖母一人、他祖母又如何去學校撿拾別人不要的便當回來……這些話題一旦開始，不到他妥協點頭爲止是不會結束的。說著說著，最後的結果都一樣，小虎會陷入童年那段被拋棄時和祖母孤苦無依的時光，接著聲音就哽咽起來，他勉強的把自己發痠快拆

散的身體脫離開床，這是他妥協的象徵，小虎知道，於是話題結束。

他先去盥洗，凝望著光著上身的身體，感覺肌肉似乎就要突破這一層薄膜的皮膚出來，這一次的運動真的讓他自己吃不消，從來沒有那麼疼痛過的經驗，從胸部手臂到背部，整個人必須微微駝背讓呼吸不會壓迫到才不會疼痛，自己似乎未老先衰。他拖著快解體的身體進到房間，小虎在鏡子前穿上西裝。

「去醫院看你祖母又不是去做生意拜訪客戶，有必要穿成這樣嗎？」

「我一定要穿這樣去看她。」

他們有各自的收入，小虎爲了讓祖母在醫院有人照顧又請了看護，每月一筆看護的錢並不是小虎負擔得起的，他也添了一點，小虎說祖母時間不多了，最掛念的還是她一手拉拔長大的孫子，他要在祖母走之前都保有這樣完美的形象。

「保持完美形象一定要穿西裝嗎？」他總算忍不住抱怨起來。

平常的他不會爲了這樣的小事爭執，但假日被剝奪，讓他必須拖著幾乎不是自己身體的身體到他最排斥的地方，似乎忍耐也到極限。小虎不搭理他，隨後他被小虎像攜帶的行李一樣安置在副駕駛座。小虎穩健的開車聽音樂，雙手輕輕打著節拍，剛剛的爭吵似乎沒影響他的心情，車內溫度也是舒服的很，隔著窗戶，外頭其他車輛吐出的廢氣進不來。有著音樂這層膜，他們的世界只有歡愉不會有噪音，現在的一切什麼都很完美，除了他的身體不舒服以及要去醫院這兩件事情之外。

小虎的祖母躺在漂淨的病床，小虎除了勉強替他祖母請了看護之外又多花了許多錢幫祖母移到單人房，當然，他又贊助了絕大部分，他早就習慣替小虎將不完美的生活填補到完整。房間裡頭一旁有著一疊的 CD，小虎特地帶來，要求看護每段時間給祖母不同的音樂，小虎說祖母愛死了歌劇，他甚至很懷疑小虎說的每句話都可能是謊話，實在很難想像一個拾荒的祖母和歌劇會有關聯。

小虎檢查祖母的褥瘡狀態，他離他們很遠，盡可能的不看到這一切，陽光淺淺游移到小虎身上印出花紋，小虎脫下西裝挽起襯衫袖子，親自拿毛巾幫祖母擦拭，他的手勁和順序配合著音樂，輕輕游動著，那是屬於小虎和祖母的時光，他覺得自己和看護應該退出這場所。

天空幾片游雲飄過很快就陰了下來，隱隱的，他想到小時昏暗的房內，一個老男人躺在床上，他躲在小小門後盡可能藏住自己的身影，聽到老男人呼喊著他的名字。那呼喚代表著老男人需要人幫忙。而通常老男人要他幫的忙都是他不想做的，例如幫他轉電台頻道、幫他抓已經沒有感覺的癢處、甚至要他拿鏡子讓老男人再細看自己的臉。老男人是他祖父，他對老男人沒有情感，從他懂事以來所面對的就是一個躺在床上沒人理會的人，他也逐漸學會不理會他。

可是老男人會在他們獨處時仔細地告訴他身體上曾經經歷過的任何疼痛經驗，小至擦傷大至從高空處摔下而斷腿，到後來因糖尿病而需要截肢的疼痛，老男人把這一切當成壓箱寶一樣慢慢的翻出來與他分享，而藉著這過程老男人似乎重新活了過來，活在疼痛的榮耀裡。

此刻他很慶幸的是小虎的祖母無法開口說話，像個傀儡任小虎翻動她的身子，他相信如果小虎此刻有個大行李箱，應該可以輕易將老女人疊成三折收入。如果讓他回到小時候，他會準備個大行李箱將愛碎碎念的老男人裝入，然後帶到遙遠的地方。反正家裡沒有人愛老男人，為什麼他就不乾脆的消失？為什麼要苦撐著一口氣？家裡的人把老男人當成一只會囉嗦說話的故障娃娃而已。

他從錢包掏了些錢給看護說著：「妳去買一些水果回來給阿嬪吃吧！」

老女人根本沒辦法吃水果，但這是他和看護的默契，他交待了工作讓看護有藉口可以離開這裡，他對小虎說著：「我去外面抽根菸再回來。」

只要不打擾小虎和他祖母的相處，小虎都會點頭，反正他也只是扮演小虎付錢的角色。走出病院外頭，繞到停車場的樹蔭下，才點燃菸。他抬頭看著高處的病房，那個有大大窗戶的地方可以看見停車場、大片農田和高架橋，那片窗戶另一頭有著小虎和他祖母，他盯著那片窗戶，似乎看著小虎的祖母突然臉緊貼著窗戶，眼神盯著遠方，接著頭會嘎嘎轉動眼神投射到他這裡，他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吐出，眼神再望過去，甚麼也沒。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總脆弱的想起許多往事或看到些許幻覺，一開始不以為意，後來卻越來越嚴重，他想了很久，半年多前跟小虎說：「我覺得自己有可能得憂鬱症還是妄想症了，情緒很低落也常出現幻覺。」

「別開玩笑了，工作輕鬆坐領高薪十來萬的人會有憂鬱症，不要鬧了。」

交往五年，小虎和他認真說話的時間越來越少，總在邊照顧植物、邊看電視、邊閱讀書籍、邊照顧祖母時和他說話，眼神不再聚焦在他身上，他看著發福的身體，或許也是原因之一，如果不是小虎金錢有求於他，總有一天連人都不會在。

「你需要的是多做運動還有不要悶在家裡。」那天的小虎是邊看著電視節目邊對他說。

洗澡時，他看著自己的身體，陌生的樣子連自己都認不出來，胸部已經下垂，連肚子都凸成小熊維尼，儼然是徹底的中年大叔。肌膚看起來粗糙、魚尾紋和笑紋也明顯。他繞到百貨買了一些保養品順道報名了健身房才感到安心。

他避開了小虎固定去的健身中心，他想在一個全新的環境裡生活，健身房教練群看到新會員加入，彼此角力般的探問是否需要協助，他從那些教練的眼神裡早就摸清了一切，可以用錢解決的事就是最容易的事，他一向這麼覺得。他選了

那名叫小峰的教練，花了上萬元買了連續幾周的課程。幾個月後，他覺得健身等同於返童之術，也可能是保養品的功效，所有同事見了他都覺得他年輕不少，但他卻沒因此變得更快樂，因為二十五歲的小峰教練和四十多歲的他身上仍有明顯的不同，小峰教練身上散發著青春的氣息，而自己是逐漸腐敗的酸味。

他很介意這樣的味道，彷彿走入幼小時光中那個老男人房間的氣息，就瀰漫著這樣的酸味，夾雜著尿騷，老男人要他做東做西，還要他仔細的聞。他只是假裝聞，卻甚麼也不吸進去。

老男人問：「有沒有聞到阿公身上的味道？像東西腐爛的味道，是不是阿公的腳爛掉了？」

小時的他搖搖頭，因為老男人早就沒有腳了。

「阿公覺得有東西爬在我的腳上，是不是蟲子？阿公的腳是不是爛掉了？那個蟲爬上來了，爬上來了，皓仔快點幫阿公把蟲揮掉。」

他早就玩膩了這樣的遊戲，但還是做做樣子，老男人才又開始安心睡著。

他擰熄了最後一根菸，回到病房，桌上擺著水果，看護不在屋內。小虎溫柔對始終閉著眼的祖母交代著話，說著這幾天公司較忙、職位越升越高。謝謝祖母這些年來辛苦的栽培才能讓他有這番成就……小虎把謊話說上了癮，最後無法收拾，反正也不用收拾，這老女人根本甚麼都不會發現。

小虎做業務，一個月的薪水付了台北的房租和生活費之後根本所剩無幾，他認識小虎之後擔起兩人許多生活開支，他們同居，他不收小虎房租水電雜費；他們用餐他們玩樂他們外出，小虎的錢出門前後絲毫未減；甚至連他們做愛所需要的保險套潤滑劑小虎都不曾買過。小虎在祖母面前說謊面不改色，天色漸暗，小虎拍拍祖母的手，他知道這算是結束的一個儀式，看護剛好進來，小虎交代幾句，看護點頭微笑說是。

回程途中，他問小虎：「如果有天我躺在床上不能動了你會照顧我嗎？」

「當然會！」小虎堅定說著。

「我說的是跟你祖母一樣，一動都不能動的，不是生病躺在床上的那種。」

「你在亂說甚麼。」

晚上，身體的疼痛感並沒有減弱，不斷發脹，前後的肌肉似乎要將他的骨頭給夾斷，感覺自己呼吸更加劇痛，隨便一個咳嗽或是一陣發笑都會讓狀況更糟。腦海裡浮現新教練說的：「相信我，成效很快。」

他瞥頭看見睡在隔壁的小虎，安穩的睡著，閉上眼的小虎像他躺在病床上的祖母，某一日小虎出差，他自己一人到達病院，走進安靜舒適的單人病房裡，看

護低頭看著書見他來便起身招呼，他給了看護一點錢請她去樓下咖啡店休息，要走時再請她上去照顧就可。他一人看著病床上的老女人，他們安靜，老女人閉著眼躺在白色床上，似乎正要告解什麼，但開口的卻是他，他開口說著自己和小虎的認識過程，一開口就彷彿停不了，話語隨著天色行進，忽暗忽亮。他開始抱怨起小虎愛說謊，根本不是甚麼經理只是一個小小業務，吃他穿他用他住他，「連你這個老女人請的看護和單人病床都是我付的，妳怎麼不趕快死一死算了？」

他邊說邊用力掐著老女人的手臂，日光燈閃了一下，他看見老女人突然撐大著眼死盯著他，他嚇得連爬帶跑衝出病房，等回到家大口喘氣才發現忘了去咖啡店請看護上樓，想想也沒關係，看護總是敏感的知道該在甚麼時間出現。

陪小虎看完老女人的隔天下午，他接到母親電話，說舅舅病危，他趕回只有母親一人的家裡，母親早將東西整理好一包一包，看起來像是要去醫院照顧舅舅。

他幫母親把東西拿上車，母親坐在副駕駛座不安的快哭出來。

「怎麼了？」他問。

「我這兩天打電話給你舅，他都沒有接電話，我覺得很奇怪，趕快打電話到鄉下請其他舅舅和舅媽去看，他們說都沒有看到你舅舅。」

「然後呢？」

「我想想不對，你舅舅生病不會亂跑，頂多就是家裡附近走動，我又打電話過去要他們找，結果其他兄弟姊妹都像沒自己事情一樣，我就很生氣的跟他們說今天沒有找出來，以後見到我就不要再叫我大姊了。」

「結果咧？」

「結果你表弟在以前你阿公睡覺的房間發現你舅舅躺在地上，就趕緊打電話給我，我實在很生氣，不打電話找救護車還打給我問我怎麼辦，剛剛才送到病院。」

在高速公路上飄移著車子，我想到癯弱的舅舅大聲笑著模樣，這次他大概也笑不出來了吧！

到了醫院按照慣例停進停車場，母親轉頭對我說著：「說不定這是最後一次見到你舅舅了，陪媽一起進去吧！」

他熄了火，幫母親提著東西進到醫院，舅舅躺在病床上閉著眼用力呼吸著，母親和他坐在病床旁，她安靜，像他熟悉她的樣子。她從來不多抱怨，就算她父親離家好幾十年到老才拖著一身病返家、丈夫拋家棄子、弟弟生病，連兒子也常逃避之下，她仍保持沉默，她只靜默念著佛號，希望一切安好，至於這些都是她這輩子的宿命，是她的功課。

他看看手錶，和新教練約好的時間快到，原本想打電話取消，母親說著：「我

在這裡照顧你舅就好，你先回去吧！」

他從皮夾裡掏出幾千交給母親，回答：「這些錢妳拿著。」

小虎的祖母已經夠讓他煩心了，他不想再多費心力在那些人身上，他甚至害怕起自己的母親也生病，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會怎麼對待自己的母親，想了想，安養院可能是第一也是最終的抉擇。那如果是小虎生病呢？

會怎麼做？他這麼問自己。

去到健身房，新教練揶揄著：「有爽某？」

他苦笑，又登記了課程，新教練疑惑：「你確定？昨天練的肌肉應該還很痠痛吧！」

「不過還撐得住！」他點頭。

兩小時的課程他要求新教練要把腿頸腰的部分帶到，這兩個小時他們像是共同完成一件作業，沒有人偷懶，他要求加重到平常做不到的重量，新教練小心謹慎地替他加油、替他調整姿勢、替他維持平衡，兩個小時過去，他似乎和教練做了一場無邊無際的愛，此刻的疼痛感已經從胸背手延伸到腳腰腿。

「謝謝！」他說。

新教練拍拍他肩膀，像是遇到一個好隊友。

回到家，小虎正吃著他買回家冷藏在冰箱的水果。

「吃過了沒？」小虎邊看電視邊問。

「沒胃口！」他勉強以意志力撐起，把自己抬回床上，他決定好好休息，他試著把身子陷入五萬元的床組裡，所有的壓力全沉入軟墊裡。

他很想從這一刻開始不起身，就像小虎的祖母或老男人，想這樣賴皮下去，他躺在床上想著如果此刻自己癱瘓，那麼誰來負擔接下來的房貸？誰來幫小虎負擔看護和單人病房的錢？誰來每個月照顧他母親的生活？還有公司的工作該交給誰完成？

他想著此刻的母親應該在病房裡的小椅子上睡著，也可能幫忙舅舅念點經文，希望念願可以翻轉科學疾病，或是延緩舅舅離去的時間，父親離家出走還有他出櫃時，母親都著實念了好長的一段經，似乎嘴裡念著，心裡就不會掛著，否則停下來的空檔，母親就會莫名掉淚。或許，自己的憂鬱症也其來有自，他總在忍耐，像自己母親一樣，不同的是他不念經，他運動轉移這些念頭。

恍恍惚惚中他覺得有人坐在床墊上，他才驚醒，看來剛剛應該睡著了，撇過頭卻看見小虎的祖母坐在床墊旁背對著他，還穿著病院裡的衣服，背影看起來

消瘦。他還搞不清楚狀況也不知道該說甚麼，更不知道這老女人在這裡做甚麼，他透過老女人的身影看見半掩的房門外，小虎不知跟誰開心的說著電話，他想專心聽他們說著什麼，卻聽不清楚，想起身，卻肌肉痠痛的起不來。最後，甚麼都不想管的閉上眼，管小虎跟誰聊天、管老女人在這做甚麼、管舅舅是死是活、管母親寂不寂寞，他只想閉上眼好好休息，明天，還有工作。

天亮，小虎弓著身軀背著他睡著，他們多久沒做愛了？他也不知道，兩年？三年？還是更久之前。像家人一樣生活後就沒做愛，他不知道小虎找誰做愛，他找過離職的小峰教練做過，藉口喝酒，要做甚麼彼此心知肚明，小峰陪他做愛，他則付出玩樂費、餐費和住宿費，和他照顧小虎一模一樣，直到他和小峰的事在健身房被傳得沸沸揚揚，小峰被調職為止。

接著，又有其他的教練過來，他知道，錢可以解決的事情就是最容易的事情，新教練專注幫他訓練，卻也不斷暗示自己有專業的按摩執照，如果有需要可以私下找他。

時機還沒到，他不想做過多，他的生活已經一團亂，不想再亂下去了。

他勉強拉起自己的身子盥洗後出門，看來今天是小虎休假的日子，所以還賴在床上，他親了小虎臉頰接著出門開始一天的工作，辦公室裡的他只要翻翻下屬的文件，點頭或搖頭，做決定看起來很簡單但卻又不容易，畢竟自己也是一路做上來，自然知道那些下屬心裡想著什麼，他也不介意。如果一個決策失誤，那他多年來的努力就等同於零，不是下降一個等級那麼簡單，他是拿整個人生做賭注，這些小夥子做錯了，還有人要替他們擦屁股。

工作半途，母親電話過來，電話那頭母親哭著：「你舅舅走了……」

「我現在過去醫院。」

他想甚麼都不管，但母親一人在那邊一定不好受，他交代秘書一些事務，便趕緊出門，邊駕著車邊點著菸，電台廣播說甚麼他都聽不清楚，外頭的風吹得獵獵作響。到達病院，其他親戚難得出現，母親被圍在中央哭著，母親見他來，抱著他哭得更響，他怕母親身體受不了，於是先帶母親回去休息，車上，母親很快就哭累睡著，他看著母親的臉，再看看後照鏡中自己的臉，還真是一家人的臉，都像爺爺的臉。

回到母親的家，他帶母親進房躺著，然後進到自己以前的房間，一樣的擺飾，桌上還擺著他年輕時的照片，仿如他在這家中早逝，所以要擺張照片紀念一般，他隨手翻翻書桌上的書都是以前喜歡的內容，想到什麼，翻開書桌最左邊的辭海，那張照片還在，但父親的臉卻被塗黑，原來母親連這個秘密都發現了。

反正也還好，他對父親沒甚麼感情，連對父親臉孔的記憶都模糊。自己臉型也常被說跟母親一個模子，父親在家中似乎甚麼都沒有留下。

他打開冰箱想做點什麼料理才發覺空空如也，他無法想像母親平常怎麼過生活，餐具上蒙上一層淡淡的灰塵，許多酌料看起來很久沒動過，冰箱裡剩下一些調味醬，米桶裡沒有米。他走到母親的房間瞧了一眼，母親還在睡，他走下樓到鄰近的超市把東西買齊，疏菜水果米麵肉蛋魚，趁著母親還在睡，他準備好久沒一起用餐的兩人晚飯，菜色尚未完全上桌，他母親已經起床到廚房。

「媽！妳起床了喔？怎麼不多睡一會？」

「聞到香味就起來了，怎麼會想要煮飯？那個米……」

「我剛去超市買回來的，想說好久我們兩個沒有好好吃一頓了。」

他母親備好碗筷，他最後一道食物也上桌，兩人面對面話很少的吃著。

「最近工作還好吧？」

「嗯！很好，媽不用擔心啦！」

「媽不是擔心你這個，是擔心……」他母親遲疑了會會繼續說著：「反正不要像你舅舅一樣生病讓我擔心就好。」

「不會啦！」事實上他也沒把握，扒了兩口飯把話都吞進。

晚飯過後他要母親好好休息，喪禮的事交給其他舅舅處理就好，他母親執意這是為自己弟弟能做的最後一件事，拗不過母親，又掏了錢要母親坐計程車回鄉下，這幾天工作比較忙可能還要三四天才能回去。

回到家中，小虎還沒回來，大概去了哪裡，他坐在沙發上看見小虎手機擺在桌上，大概忘了帶，好奇拿起來看通訊紀錄和訊息留言，總算知道和小虎有說有笑的人是誰。

他換衣，看看時鐘還有時間可以運動，於是電話和新教練約好關門前的兩小時做訓練，來到健身房，新教練遞來課表，兩人默契的開始進行健身活動，這半年來的運動讓他的肚子已經消去、胸型方型顯著，連手臂都粗壯了一圈，臉看起來尖型。新教練用更激烈的手法幫他進行胸部、手臂的訓練，一個小時之後他覺得自己快撐不住，新教練口頭詛問著：「才這樣就沒『凍頭』，不行喔！」

他開始幹勁十足，總算撐過最後時間，整個身體卻像被肢解過一遍。

「超痠痛！」

「怎樣？要我替你按摩嗎？」新教練有意問著。

他想說好，最後卻搖搖頭，連澡都沒洗就落荒而逃。

回到家，小虎依舊守在電視機前邊吃著他買回來的點心。

「今天比較晚回來喔？」

「嗯！」他冷冷說著。

他渾身臭味卻連動也不想動的躺回床上，小虎在外頭邊看電視笑著，他躺在床上想著小虎的祖母、他生命中小時的老男人還有躺在棺材裡的舅舅，爲什麼他們可以如此無賴的躺在那裡動也不動，他也想這麼輕鬆生活，於是決定此刻開始以床爲家，只是他還在斟酌是要用沉默還是嘮叨來面對接下來的情節。

夜更深，小虎電視時間結束，像隻小獸鑽進黑暗的穴裡，窩進他的身旁，接著發現什麼似地推推他：「你很髒耶！沒有洗澡就上床。」

「幫我洗！」

小虎或許以爲他在調情，轉過身就逕自的睡。

他模仿著老男人咕嚕轉動的眼神以及小虎祖母動也不動的姿態，隱隱約約他聽見老男人在門外叫喚著他的名字，那聲音，他知道老男人又要麻煩他許多事了，可是，這次他總算有藉口了，他小聲地開口：「阿公，你找別人吧！我爬不起來了！」

「不孝！不孝！」

老男人聲音漸遠，而小虎的祖母卻和他並躺在地上安靜地聽著小虎的呼吸聲。

陽光像貓淺緩的爬進屋內一角，小虎踢踢他交代他起床，他還是不動，他甚至覺得自己的體內蹦出了根系，一步一步的往他五萬多元床組底下扎根，根系在大廈裡暴走往真正的土裡緊抓，而那些從他身體延冒出來的根系卻反成了枷鎖將他緊緊扣住在床上。

「你很懶耶！」小虎起身又去照顧他的植物，回到房內，他總算先開口：「我口渴餓我喝水！」

他決定學老男人。

「懶！」小虎還是倒了杯水給他。

遞水的手停在半空中。

他轉動眼珠卻不轉動頭，他可以感受小虎此刻的表情應該是如何。

「你毛病很多耶！」

他沉默。

「要喝不喝隨你便，我放這邊我要去上班了！」

小虎依舊盥洗、煮了咖啡、弄了吐司果醬，此刻的小虎應該邊看電視邊將早餐下肚，再喝下廣告中一再強調會讓人精力充沛的雞精，在心裡告訴自己要達到業績要對客人微笑要對自己有信心之後便會邁開腳步的出門，他不需要目睹。這是小虎日復一日的的生活，他早看在眼底。

他的身體異常疼痛，或許他該轉轉身子能幫助累積的乳酸消除，可是卻有股力量逼迫不讓他起來，他看到老男人和小虎的祖母快樂的躺在他身上，他動也不動，也不知道該從哪個手指關節或部位動起，而下體卻感到一陣尿急，他想爬起床，疼痛的肌肉幾乎讓他癱瘓加上兩個鬼魂在屋內遊蕩，索性閉上眼任一股熱流氾濫蔓延開來，滲透，或許那些水分會順著他身體底部的根莖而往下輸送。

等待一天過去的時間裡，家裡的電話和他的手機響過好幾次，他猜想可能公司可能母親可能小虎或是新教練打來的電話，不管是誰，都無所謂了，就像小虎的祖母、他的爺爺和舅舅一樣，決定躺下不再起來的那一刻開始，什麼就都無所謂了，不是嗎？

反正躺在床上和棺材裡的他們根本甚麼都無法改變。

夜又深了。

小虎回來見他還攤在房內，空氣中瀰漫一股難聞氣息，小虎開了燈見他無生氣躺著，小虎生氣地問：「你到底怎麼了？」

他以爲小虎應該幫他做的是叫台救護車或是按照約定好好的照顧他。

「我不想起來了！」他想到爲什麼老男人和小虎的祖母可以那麼無賴地躺在床上從此不再起床，他也決定不再起床，決定。

「你發神經喔！」小虎幾乎怒吼著說：「不管你了！」

小虎用上房門窩在客廳看電視。

他早該知道小虎愛說大話又常說謊且面不改色。

休息了一整天的身體似乎也沒那麼疼痛了，他知道自己的身體逐漸的茁壯，他的肌肉會更加發達連同他的心，明天該回公司好好說明、找時間回鄉下看看母親、約新教練進行另一場疼痛練習以及丟掉這張雙人床。